

## 《文心雕龍》在大學中文寫作教學的參考價值

呂武志\* · 諸海星\*\*

### 〈目次〉

- |                        |                |
|------------------------|----------------|
| I. 前言                  | 4. 寫作教材的情意陶冶層面 |
| II. 《文心雕龍》在語文寫作教學的參考價值 | 5. 寫作教材的技巧分析層面 |
| 1. 寫作教材的編寫層面           | 6. 寫作教材的風格欣賞層面 |
| 2. 寫作教材的題解講述層面         | 7. 作文方法的揣摩層面   |
| 3. 寫作教材的作者介紹層面         | 8. 課外閱讀的指引層面   |
|                        | III. 結語        |

### I. 前言

據筆者所了解，中國大學院校中文系的語文寫作課程，一般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其課目名稱有《寫作(一)》、《寫作(二)》、《基礎寫作》、《進階寫作》等。課程名稱雖然有異，但其為本國語文寫作教育的本質無別。這是大學生接受正規語文寫作教育的寶貴機會，但除了中文系本科生，其他各系學生也多半視為“營養學分”，缺乏學習的動機與熱忱，教學效果必然有欠理想，是預料中事。

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如能重新檢視中國傳統固有的《文心雕龍》這一部文學理論寶典，會發覺當中許多論述，不管是觀念上或方法上，都對提

\*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文法學院 特聘教授：主著者

\*\* 啓明大學校 中國語文學專攻 教授：交信著者

升當前大學生語文寫作教學頗有幫助。劉勰在《序志》篇中交代了《文心雕龍》的寫作動機：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奧，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sup>1)</sup>

文章之為用廣大，劉勰論述泛及禮樂典章、軍政大事，乃至於人倫日常，其效益非常巨大，對一位彬彬君子的榮身華國來說，缺之不可。這也就是大學中文系繼續強化學生本國語文能力的主要考慮。劉勰指出他所處的齊梁時代，文風“浮詭”，日見“訛濫”，作家一味追逐新奇、悖離經典，與相距一千五百年後的今天相較，殆有以似之；所謂“貴乎體要”、“惡乎異端”的法則，堪稱歷久不磨，實可以取為二十一世紀編選語文寫作教材的金科玉律。而劉勰“搦筆和墨，乃始論文”的“長懷”深心、改革歪風的強烈使命感，也可引為當代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的專業職志。

《序志》還介紹了《文心雕龍》全書的寫作內容：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惛悞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劉勰說的“文之樞紐”，即“文學思想論”；“論文敘筆”，即“文學體裁論”；“剖

1) 本文所引《文心雕龍》50篇原文，均以王師更生《文心雕龍讀本》為據，已在正文當中交代篇目，底下不再詳注頁次。該書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85年初版)。

情析采”，即“文學創作論”；“崇替……”以下，即“文學批評論”。可見這一部文學理論寶典，內容涵括了當前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學的主要範疇；無論是寫作教材的編寫、題解的講述、作者的介紹、情意的陶冶、技巧的分析、風格的欣賞，乃至於作文方法的揣摩、課外閱讀的指引，都有所涉及，深具啟發與參考的價值。凡擔任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課程的教師，如能“古為今用”、“體用合一”將一向被視為深奧難懂的《文心雕龍》理論，轉化成平淺易懂的教學知識，運用於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兩相結合，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 II. 《文心雕龍》在語文寫作教學的參考價值

### 1. 寫作教材的編寫層面

寫作教學的依憑在教材；教師不透過教材，無法有效進行教學。所謂：“口說無憑”，學生光聽而不看不讀，所有的知識和講解皆如馬耳東風。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為了教導三千弟子，也不能“空口說白話”，而需要編選教材，那就是所謂的：“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sup>2)</sup>目前中國各大學院校中文系寫作教材並無統一標準，均由各校指定用書或編輯固定教本，或任課教師自行編纂講義；教本或講義到底要怎麼編才能切合時代的脈動、國家的需要、社會的發展；至於學生的人格陶冶、智慧提增、職涯開拓，也都必須充分考慮。《文心雕龍》於此有很多寶貴的論點，如《體性》說：

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

2) 其說參見《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史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555頁。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白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所謂“童子雕琢，必先雅製”，即指明學生學習的先決條件，必須慎選典雅優良的教材，加以師習，方可有成。又《附會》說：“夫才童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鯁，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可見教師提供給學生學習的教材，其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取經用典、布采修辭、聲調音律，都必須充分考慮。又《定勢》說：“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劉勰認為以“五經”為教材，學生可以得其“典雅”；以“楚騷”為教材，學生可以得其“豔逸”；學習效益因教材之不同而各得其美。今日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材，雖不再局限於我國傳統學術領域的經、史、子、集四部，但是“經典閱讀”還是普遍受到各大學院校的重視；到底經典有何優美之處？其旨趣和風格如何？《宗經》曾予分析：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言照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摘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已遠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之殊致，表裡之異體者也。

篇中指出“五經”各具豐富的思想內涵、優美的文學形式；劉勰且以《尚書》和《春秋》為例，比較其行文手法迥異，而各臻其美；兩者皆足以為後世學文之教材。至於經典有何義理偉大和影響深遠之處？加以學習有何效用？《宗經》又說：

至於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

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謂泰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詞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邁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簡單說：“五經”之優美，在於文辭雖精約、旨趣卻豐富；能近取譬，意味深遠；所以能牢籠百代千載、涵括後世以降之各體文學；後世文學體裁雖多，如加以溯源，亦莫不胚胎於“五經”。劉勰強調學文者，應該“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必須學習典雅的範文教材，才能寫出優美的作品。他更明確指出：取法經典，具有“情深”、“風清”、“事信”、“義貞”、“體約”、“文麗”六種寫作效益；對於大學中文系教師而言，這也是重要的語文寫作教材編選指標。所謂“正末歸本，不其懿歟！”聽進當今仍在杏壇上戮力的教師耳裡，仍具有勸勉的意味。

此外，《知音》感慨文字作為思想感情的載體，本身在詮解上就具有繁複多重的特性，所謂“文情難鑒”；再加上評文者容易蒙受“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三種蔽障，所以好的作品常被忽略；難怪自古以來，多有知音難求之歎！對於大學中文系教師編選語文寫作教材，應該如何避免主觀和偏差？《知音》有精闢的論述：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呖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

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此段內容所呈現的真知灼見，發前人所未發，啟後人於未察。“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是不爭的事實；但一位夠資格的教材編纂者，平素就須“博觀”，臨文才能“圓照”；在態度上“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才能有“平理若衡”的客觀性和“照辭如鏡”的洞察力。劉勰所提出的“六觀”，其實就是六種選文、衡文的標準，頗為具體周延；寫作教師如能參考，據以編選範文，當可更加完善。

## 2. 寫作教材的題解講述層面

凡一篇語文寫作教材，首先須講明篇題之意，此謂之題解。當中也必然涉及到文體分類、名義、源流、作法。考察《文心雕龍》卷二到卷五，共二十篇，討論一百八十種文體，其寫作體例有四，即：“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換言之，就是交代該種文體的起源和發展流變、解釋該種文體的命名意涵、舉出該種文體的代表作家作品、說明該種文體的寫作要領；包羅了中國古典文學體裁研究的四個面向，持論十分精當；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如能加以善用，對題解的講述必然大有幫助。例如介紹“詩”，《明詩》說：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以上交代詩這種文體的命名意涵；劉勰用聲訓的方法，指出“詩”具有“持”的功能，可以“持人情性”，使人心歸於“無邪”，而不至於暴亂。至於詩的源流發展，他從“昔葛天樂辭”講到“秦皇滅典”，至於漢代到齊梁時期的發展狀況，則勾勒脈絡、要言不繁，非常精闢地評述西漢到齊梁時期的詩歌發展。對於漢代五言詩的起源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他追古取證，看法獨到；對

於魏建安到正始、晉太康到江左的詩人和詩風，在概括上疏而不漏，在評騭上客觀公允；對於南朝宋以後的詩歌發展方向，則一針見血，所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批評堪稱鞭辟入裡。再如談到“賦”，《詮賦》說：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蒞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本段文字，除說明“賦”之得名於“鋪”的意涵，還釐清了詩和賦的源流關係。因為“賦”本為《詩經》常用的寫作手法，歸於“六義”之一；爾後蓬勃發展，遂獨立為一種文體，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對於這兩種文體的分野，劉勰給予明確的界定。另外該篇還提示了賦的作法，並針砭漢代以後賦家之弊：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差玄黃。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實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這些侃侃正論，振聾發聵，對於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針對賦篇進行題解講述時，都頗具參考價值。又如談到“論”體的作法，《論說》講：

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

否；窮於有數，迫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此對於論體的寫作要領，講得非常透闢。

綜觀《文心雕龍》文體論二十篇，除了前引詩、賦、論體，還有其他韻文或散文，體裁之多，指不勝屈；所涉及各種文體的命名意涵、源流發展、代表作品、寫作方法的論述，加以取資，對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講述題解應當頗有幫助。

### 3. 寫作教材的作者介紹層面

要瞭解作品，必先認識作者，瞭解其寫作動機，才不會曲解文意。孟子講：“讀其書，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sup>3)</sup>後人因之更加強調“知人論世”。教師在介紹語文寫作教材之作者時，對其生平、著作、成就、風格加以評述，應秉持何種態度？方不致於以偏概全、穿鑿附會，極為重要。《文心雕龍》於此頗有精闢的見解，可加以借鏡。例如《序志》講：“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此劉勰自言《文心雕龍》用“文心”命為書名，在於該書旨在抉發為文者的寫作用心。至於推究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的動機？蓋出於“立德”和“立言”的強烈自我肯定，所以《序志》說：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所謂：“君子處世，樹德建言”；據此可以確定劉勰的著述動機。再如教師評

---

3) 見《孟子·萬章下》：朱熹，《四書集注》，長沙，嶽麓書社，2004，358頁。

價語文寫作教材之作者，褒貶高低之間，固不該任意標新立異，也不能隨波因循舊談、人云亦云。劉勰《才略》講：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雖然齊梁時，仍多有揚曹植抑曹丕的看法；但劉勰師心獨見，大排眾議；他認為評價文家不該因同情弱者而產生偏差；較短論長，二曹兄弟文風雖不同，實各有所擅；舊談相沿而抑揚失當，不可篤信。觀劉勰《序志》自言：“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其說信而有徵。再看劉勰評論建安和西晉作家，《才略》分析：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鷓鴣》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

凡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講述魏建安或西晉時代的範文作者，對此扼要精準的評介決不能忽視；尤其像陸機、陸雲兄弟的比較，風格或繁或簡，所務不同，表現懸殊；劉勰評斷令人稱賞。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教師介紹語文寫作教材的作者人格，雖不必刻意迴護，亦不可吹毛求疵。《程器》說：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諸有此類，並文

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沿茲以下，不可勝數。……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

既然文武功成名就之士，亦難免瑕疵；教師介紹時，可以秉隱惡揚善之旨，略而不論；此孔子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sup>4)</sup>觀劉勰評作家，能包容道德瑕累，亦高度肯定屈原、賈誼、鄒陽、枚乘、黃香、徐幹之人格完美，而提出“豈曰文士，必其玷歟？”的道德風標。教師介紹語文寫作教材作者時，必須深體“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之論，得其恕道焉。又《程器》提到：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梗柎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所謂“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教師可以此作為自我努力的標竿，評價語文寫作教材作者時，亦可以之為衡量的標準。

另外，《文心雕龍》還談到作家因寫作傾向不同、追求各異，會造成迥異的風格。教師於介紹語文寫作教材作者時，須掌握其習性、突顯其特點。《定勢》分析：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句，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

教師所選的語文寫作教材既多，介紹的作家亦眾；如何啟導學生，比較作家因才氣學習之不同，而造成風格之特異，也頗有其必要。

---

4) 見《論語·子張》：朱熹，《四書集注》，長沙，嶽麓書社，2004，216頁。

#### 4. 寫作教材的情意陶冶層面

語文寫作教學的目標，包括知識的充實、技能的培養和情意的陶冶。情意的陶冶在我國傳統的教育十分重視，所謂“禮、樂、射、御、書、數”，此“六藝”當中，“禮、樂”二者屬於情意，還放在屬於技能的“射、御”及屬於知識的“書、數”之前，可見情意陶冶為範文教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教師透過語文寫作教材來陶冶學生高尚的品德、開闊的胸襟、樂觀的態度；其潛移默化之功，無以尚之。《文心雕龍》對此頗多提示，如《知音》說：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規文輒知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

劉勰指出作者為了表達思想感情而發為文辭，讀者也須透過文辭才能進入作者的思想感情世界；彼此產生共鳴。所以讀者必須心思敏銳、將心比心，才能真正瞭解作者的創作意圖。根據這個說法，教師應該善加體會範文所涵藏的豐富情意，將之抉發，或明說、或暗點；務求循循善誘，使學生能夠心領神會、潛移默化；如此語文寫作教材之作者才算找到了知音，而不辜負其辛勞的筆墨耕耘。劉勰《情采》又指出確立文章的根源，要先考慮情意，再斟酌措辭；猶如織布先固定經線，然後穿插緯線，機杼之功乃成。<sup>5)</sup>由此而言，範文讀講，亦須充分發揮情意陶冶的功能，讓學生受到薰陶。《情采》還提出真真實實性和虛情假意的作品如何分辨？劉勰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

5) 《文心雕龍·情采》：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

能夠作為語文寫作教材，必然是“為情而造文”，有真摯的感情和正確的思想；不可以“為文而造情”，無病呻吟。既然作者之寫作，是“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當語文寫作教師的也應該充分掌握作者的情意，以陶冶學生。

### 5. 寫作教材的技巧分析層面

教師分析寫作教材的技巧時，先要掌握主旨，再看作者如何立意、謀篇、安章、布局、修辭，使文章從頭到尾有條不紊，且層次分明。《文心雕龍》既然是討論為文之專著，當然也有可供教師參考的見解。《附會》說：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裡一體，此附會之術也。……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

一篇文章的謀篇布局，就是作者為了充分表達其思想與感情，順著思維脈絡所做的最妥適的安排。透過章法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作者的構思，包括時間的遞嬗、空間的變換、心情的起伏、事理的轉折等。劉勰以河流和樹木為喻，指出寫作之際，要掌握源頭、樹立主幹，不要被枝微末節所左右；所以事理不可前後矛盾、思緒不可顛三倒四。“首尾周密，表裡一體”，就是善於附辭會意所發揮的功效。另外，在處理眾多想法之時，少說則容易文意單薄；多說則容易相互矛盾；因而行文之初，就必須順著意理和思緒，對全篇做整體的規劃和考慮，作品才會圓滿周備。可惜一般作者，有的顧頭顧尾、有的隨性做拼湊，均應以此說為戒。《附會》還談到：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此言文章開頭要漂亮、承接要順當、收束要有力；通篇才能渾然一體、結構完密；其看法都頗值得語文寫作教師參考。再如《夸飾》說：

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劉勰指出誇飾手法為經典之所常用，只要符合“辭雖已甚，其義無害”的原則，可以大幅度增加文章的藝術性；尤其是形象的鮮明生動、讀者的心靈滿足，都幫助很大。因此，教師寫作教材讀講時，不宜忽略誇飾的技巧，甚而可以指導學生模仿練習。該篇還舉出例證：例如揚雄、張衡的賦篇，都有誇飾過度而“虛用濫形”的弊病，原因是“欲夸飾其威，而忘其事義睽刺”<sup>6)</sup>；語文寫作教師可以參考，做為判斷誇飾手法是否運用得當的標準。至於誇飾如漫無節制、運用過當，很容易混淆事理、引起誤解；該篇還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夸而有節，飾而不誣”，兩句對學生來說，非常淺顯易懂。

6) 《文心雕龍·夸飾》：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師，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飾其威，而忘其事義睽刺也。

此外，語文寫作教材讀講時，一定會涉及典故的運用，劉勰《事類》談到典故的定義和功用，指出聖賢所撰的經典都擅長運用典故，或“引乎成辭”，或“舉乎人事”<sup>7)</sup>；也就是現代修辭學所講的引用言例和事例。一位作家，必須才華和學養兼備，才能寫出優美充實的作品。教師講授語文寫作教材時，透過篇中運用的典故事例，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學養；如能提示學生，必可提高其鑒賞力。到底典故事例應該如何運用？是愈多愈好？還是多不如少？少不如精？劉勰認為要讓它在文章中發揮關鍵性的效果，就要精當而不可泛施濫用。《事類》說：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臬也。……是以將瞻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摺理須覈，眾美輻輳，表裡發揮。……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

所謂“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摺理須覈”，乃強調事類的取捨，必須精約合度，使它切合行文需要，發揮“寸轄制輪，尺樞運關”的效果。

凡被選為大學語文寫作教材者，修辭技巧上應無瑕累；如有弊病，就該棄而不選。於此，劉勰明揭古今作家，有的才華洋溢，而作品亦難免疏漏者。《指瑕》說：

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詠》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7) 《文心雕龍·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

像曹植、左思、潘岳這樣傑出的魏晉作家，為文仍有修辭上的瑕疵，其他可想而知。教師講解語文寫作教材時，應多正面隨機提點，指出修辭之善者，使學生見賢思齊；但有時也可反面設想誤用之例，警惕學生，讓他們對行文措詞更加謹慎；總之，既已選為語文寫作教材而進行讀講，就不宜再對作家作品任意吹毛求疵：此欲益反損，會造成反效果。

## 6. 寫作教材的風格欣賞層面

文章展現作者的胸襟氣度；而這胸襟氣度，會因作者個性和才能之不同，形成作品獨特的“風格”。因此透過文章風格的分類和鑒賞，可以更深入地探討作者的背景、個性、遭遇、學識或習染等條件，究其所以造成作品陽剛或陰柔的原因。對於一位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而言，帶領學生欣賞範文風格，確有其必要。而《文心雕龍》之於語文寫作教材風格，亦有豐富的論述可供參考，如《體性》說：

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此分析作品風格的形成，和作家才華、氣質、學養、習染密切相關；由於作家這四種條件俱不相同，所以形成不同風格的作品。至於作品可分幾種風格呢？劉勰《體性》歸納為八種：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複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醜采，焯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

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這八種風格，又可分為四組：“典雅”和“新奇”是相反的、“遠奧”和“顯附”是殊異的、“繁縟”和“精約”是相背的、“壯麗”和“輕靡”是乖違的。這些精簡獨到的看法，雖後世論者人言殊異、分品有別；居今仍可作為教師進行語文寫作教材風格欣賞的參考。此外，劉勰還提出許多作家特質和作品風格相應的具體例證。《體性》說：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裡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以上從賈誼、司馬相如到潘岳、陸機十二位作家，其才、氣、學、習條件不同，作品風格也有不同的表現。這些論例，語文寫作教師可以舉一反三，應用於無窮。其實作品風格不但繫乎作家主觀的才、氣、學、習條件，也和文體客觀的寫作要求密切相關。《定勢》說：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黠；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

教師指引學生欣賞語文寫作教材風格，必須注意到：某種文體要求“典雅”、某種文體要求“清麗”，有的要“明斷”、“覈要”，有的要“弘深”、“巧黠”；應加以辨析，使學生明察默會，薰習漸染。

## 7. 作文方法的揣摩層面

古人講：“文無定法”。所謂“無定法”，是講為文不固定僵化，並不是“無法”；作文當然有法，否則如何連綴字句、構章成篇？只是為文之妙，貴乎靈活，不可呆板。教師指引學生寫作，倘能借鏡《文心雕龍》的妙方，必有得心應手之快。《總術》說：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曲。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劉勰感慨作家莫不處心積慮、爭奇鬥勝，希望把文章寫得練達出色，卻又不肯好好研究作文方法，所以內容匱乏的自以為精約，形式蕪蔓的自以為豐富，淺露的自比於明晰，詭異的自稱為奧隱；說穿了，其實就是魚目混珠；另外，有的作品文意華美而聲律不調、有的作品道理笨拙卻文辭優美；諸如此類，都不是單靠作家天賦才華就能克竟全功，還須精研並通曉作文方法，才能制勝文壇。他以下棋和賭博為喻，生動地指出熟不熟習寫作方法？兩者在為文方面的表現判若雲泥。《總術》所謂：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能夠指引學生深入體會語文寫作教材的形象美、聲律美以及情韻、思想之美，教師才算善盡寫作指引之功。

劉勰針對“文無定法”，還特別以周公、孔子為例，指出聖人行文，有簡、博、明、隱四種寫作手法，隨機運用，不拘一方。《徵聖》說：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爻，文章昭晰以効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制，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他舉出經典多例，證明其說之可信。教師若能取則，指引學生靈活運用各種寫作手法，也頗有幫助。

其實，作文之事，終不外乎立意和修辭；但是學生寫作又難免眼高手低，這時就須要講究鎔意、裁辭之法。劉勰《鎔裁》具體說明：如何“規範本體”？如何“剪截浮辭”？使文章“綱領昭暢”、“蕪穢不生”。<sup>8)</sup>且提出臨文構思過程中的“三準”，《鎔裁》說：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

蓋文章開始構思，千頭萬緒，且材料繁雜；若不加思索，率爾操筆、草草落墨，容易雜亂無章。因此，首先要安頓思想感情，也就是立意；其次要選用事例典故，也就是運材；再其次要形諸文字，也就是修辭。循此三步驟，才能把文章寫得層次分明、結構嚴密。

《鎔裁》還舉出正反例證，且以陸氏兄弟作比較，所謂：

8) 《文心雕龍·鎔裁》：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

這些作家鎔裁之當與不當之例，古代有，現代當然也有；語文寫作教師可以一隅三反，說明範文如何鎔裁？並舉善於鎔裁之例，對學生解說。

至於寫作文章如何安章造句？其重要性如何？《章句》說：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然章句在篇，如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

一篇文章，連綴數字而為句，連接數句而為段，組合各段而成篇，所以寫作成敗的基本關鍵，除了字，就是章、句；劉勰講：“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可作為重要的寫作準則。至於行文如何前呼後應、承轉順妥？劉勰提出這些由實際寫作經驗凝鑄的高見，都可供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參考。

作文既要內涵充實，也要生動感人，劉勰《風骨》提出重要的創作美學見解：“結言端直”、“意氣駿爽”是文章具有風骨的表徵<sup>9)</sup>；到底何者為風？何者為骨？看似稍有感受，卻又難以具體言之；論者眾說紛紜，值得深探。對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而言，頗宜加以揣摩。該篇還指出作品風骨之有無？會顯示出不同的徵驗：

9) 《文心雕龍·風骨》：是以招徠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

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

此用正反立說，持論鮮明，值得玩味。又篇中強調作文不能只重辭采、忽略風骨，並以禽鳥為喻：

夫翬翟備色，而翮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

換言之：文章之有辭采而無風骨，就如雉雞；有風骨而無辭采，就如鷹隼；兩者都美中不足。必須辭采與風骨兼備，“藻耀而高翔”，才是“文章之鳴鳳”。斟酌此段論述，本身就形象生動、事義堅確、字句流暢；符合劉勰自我的“風骨”美學要求。

歷代都有咬文嚼字、爭奇鬥勝之輩；文章而淪為遊戲，亦可悲矣！蓋作文旨在表情達意，須透過優美流暢的字句表達，使人易懂；切忌顛三倒四、炫怪於世。《定勢》說：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

劉勰揭此鞭辟入裡之論，對於歷代玩弄文字以驕人的作家，不啻當頭棒喝。語文寫作教師指引學生作文，既教之以善方，亦當引此以為戒。

## 8. 課外閱讀的指引層面

語文寫作教學的成敗，主要在課堂內的教材，但是課堂外的廣泛閱讀也不能忽略，所謂“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畢竟課堂內所能教的範圍有限，學生要積累豐富的學養，仍須加強課外閱讀。《文心雕龍》對其功效和重要性有所提示，《神思》說：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劉勰指出：學生平常要“積學以儲寶”，也就是累積學問以儲藏知識的寶庫，寫作時才能夠靈感源源不絕、多所觸發。

另外，《神思》還提到下筆快速和遲緩的作家寫作狀況不同：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疑在慮後，研鑿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鑿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加以探討，雖然寫作速度快慢和作家成就高低，兩者沒有絕對相應的關係；重要的是：任何作家都必須加強閱讀、充實自我，因為“博見為饋貧之糧”。語文寫作教師可以此語勉勵學生，泛遊學海，縱觀辭林，日後必裕用無窮。

劉勰還重視各種優良讀物，他鼓勵讀者廣泛閱覽經、史、子、集，勸戒讀者勿追逐流俗膚淺之作。《風骨》說：

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

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乎？……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

所謂“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加以引申，可以解釋為廣泛閱讀課外優良讀物，並以之為典範、取用其技巧。到底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該如何指導學生選取優良課外讀物，學生該如何閱讀？其學習要點為何？筆者曾加論述<sup>10)</sup>，《文心雕龍》的真知灼見也頗值得參考。

### III. 結語

《文心雕龍》五十篇，三萬七千多字，雖不為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學而作；然其拯救齊梁文弊之各帖良方，善藥苦口，猶多可適用於當代。其中精金美玉之論，俯拾皆是，針對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學，包括：“寫作教材的編寫”、“寫作教材的題解講述”、“寫作教材的作者介紹”、“寫作教材的情意陶冶”、“寫作教材的技巧分析”、“寫作教材的風格欣賞”、“作文方法的揣摩”、“課外閱讀的指引”各層面，都廣泛涉及、議論鏗鏘；其價值正如劉勰《宗經》評《禮》所講的：“采掇片言，莫非寶也。”大學中文系語文寫作教師如能深接玩味，取之以供參考，對語文寫作教學效果的提升，將大有幫助。

筆者在臺灣師範大學專任教授多年，長時間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章學的研究與教學，探討過《文心雕龍》的文學批評理論及其學術價值等相關問題。謹藉此在韓國著名學術刊物《中國語文學》(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的寶貴發表機會，以拙文向韓國學界介紹《文心雕龍》在大學中文寫作教學的參考價值，並期盼拋磚引玉，和大學中文系教師在語文寫作教學方法上相互學習和交流。

---

10) 呂武志，〈如何進行課外閱讀教學〉：《唐宋散文修辭與國文教學》(臺北，樂學書局)，2008，317-364頁。

### < 參考文獻 >

- 謀兆麟, 《中國古代文論概要》,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7。
- 黃春貴, 《文心雕龍之創作論》,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8。
- 呂武志, 《魏晉文論與文心雕龍》, 臺北, 樂學書局, 1998。
- 呂武志, 《唐宋散文修辭與國文教學》, 臺北, 樂學書局, 2008。
- 呂武志, 〈《文心雕龍》論“學習”〉, 《日本福岡大學〈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7。
- 司馬遷, 《史記》,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 王師更生, 《文心雕龍讀本》,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5。
- 王師更生, 《文心雕龍研究》,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9。
- 王師更生, 《文心雕龍新論》,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1。
- 王師更生, 《文心雕龍管窺》,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7。
- 朱熹, 《四書集注》(《論語》、《孟子》), 長沙, 嶽麓書社, 2004。
- 甲斐勝二, 〈試論《文心雕龍》文章作法理論中的徵聖、宗經主義〉, 《日本福岡大學〈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7。

### < Abstract >

This paper adopts Liu Xie(劉勰)'s viewpoint in his masterpiece *Wenxindiaolong* (《文心雕龍》) as a reference for instruction of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in college. It explores various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model essays, the explanation of exercises in a textbook, the introduction of authors,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ry sentiment, the analysis of writing skills, the appreciation of writing styles, the emulation of specific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guide to extra readings. Based on the

above aspects, we hop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in college.

Key Words : 劉勰(Liu Xie), 《文心雕龍》(*Wenxindiaolong*),  
語文寫作教學(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語文寫作教材(Chinese writing textbook)